

·陶正·

月光织成的网



87
I247.5
2135

BK 44/12

3

月光织成的网

陶正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赠书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B 312082

月光织成的网
陶 正 著

•
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
(北京建国门内子河10号)
北京展望印刷厂印刷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787 × 1092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52千字
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
印数：1—30,000册
书号：10355·372 定价：1.25元

目 录

月光织成的网	1
成熟的江	203

月光织成的网

“七点五十七分。”霞妹子说，“呀，又变了，七点五十八分。”

“这个秀子，能跑到哪儿去呢？”小芳嘟嘟囔囔。手一推，窗子荡开了些。玻璃上的月亮滑走了。

玉华沉吟着：“没错呀，说好了六点半在小芳这儿见面。”

霞妹子又看看表：“可现在都七点五十九分了。”

玲珑的电子表，戴在纤细的手腕上，配着小小巧巧的人。金色的表壳、表链，还有一穗金色的流苏，晃晃地悬着。这是梦吗？她真戴上手表了？来北京刚刚五天。表穗子蹭在皮肤上，又凉又痒，真惬意。电子表，菲菲妈说这叫电子表。表盘上有一排数字，都是方方正正有棱有角的，又难认又好看。中间的两个小圆点还在绿幽幽地闪动，象小鸭子调皮的眼睛。闪一次是一秒，闪六十次，数字就变一回。呀，全都变了！8:00。“当……”电报大楼的钟声响了，被春夜的空气飘得悠悠颤颤，醉了似的。霞

妹子的心也醉了。

“八点。”玉华说。

霞妹子把手伸过去：“对，八点整，这表可真准。”

小芳从窗口扭过头来：“唉呀，怕人不知道你有表了似的。秀子可没有表呢。”

霞妹子脸发烧了，讪讪地缩回了手。真是的，这不好。她怎么老想自己的事情？秀子可别是碰上了什么麻烦。八点零一了。哦，零二。

“北京站不是有两个大钟吗？”

玉华说：“不看钟她也该来了，天黑了还不知道？”

“会不会迷路了？”

“我给她写了地址嘛。”

“可她又不识字……”

“写了，还给她念了，又让她背了一遍。忘了也可以拿着纸条问警察。再说又不难找。坐上十路汽车，直接就到胡同口了。”

从舅妈那儿出发，也是坐十路汽车，到六部口，换十四路，到和平门，下车向左拐，七号楼……霞妹子暗暗温习着。千万别忘了，明早八点以前，八楼，813号门……

菲菲妈弯起食指，笃笃敲着门上那几个白字：“813，记清了吧？明早八点之前你自己来吧。坐电梯上来，别再犯傻了。知道自动电梯怎么开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和舅妈是爬楼梯上来的。

“唉，那我送你们一趟吧。可得仔细看会了。总不能

老让我送你上下楼吧？”

“那当然。”舅妈陪着笑点头，“让大姐费心啦。我们霞妹子没见过大世面，可心灵。什么事儿一点就透……”

菲菲妈没认真听，轻飘飘走在前面，把她们引到两扇紧合的小门旁。“这就是电梯。”她其实听说过电梯这东西。来过北京的女伴们兴奋地讲过。但听完后想一想，脑子里还是矗起一架嘎嘎作响的竹梯子，盖房或垛稻草用的。电梯不是梯子，是一个奇妙的小房间，藏在板墙里。板墙上有两个按钮。菲菲妈随手按一下，就亮出了一个向下的小箭头。门楣上也有一排数字，一个接一个红亮了。12……11……10……9……8……“哗”，两扇门缩进了板墙，走出几个男人来，吓得她后退了几步。“进去呀！”菲菲妈在她背上推了一把。“哗——”门又在身后合上了。她被关进个漂漂亮亮的小笼子里。“看这儿，这是楼层数，到几楼按几。”心忽悠一下，又难受又舒服。好象在湖上撑船，被有弹性的浪头抛离了水面。一口气没换过来，就降到楼底了。

舅妈抓过她的手，看她的表，啧啧叹着：“怎么样？我给你找的主家，不错吧？”

“太谢谢您了。”

“谢什么？说这话可就见外了。哼，秀子和玉华死活要自己找。她们能找到这么好的人家？”

“舅妈，等我领了工钱……”

“听，又说这种话！霞妹子，咱们可说清楚，舅妈给

别人介绍收钱，那是规矩，理当的。可你是我的外侄女儿！真要把那五块钱送来，舅妈能当时扔在煤气火上去！”

她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。大楼对面有一排商店，等菲菲妈给她发第一个月工钱，就给舅妈买点东西吧。几尺衣料，或者两盒点心。当然不能少于五块钱。她一个月挣二十五块钱呢！还有这只表。一天活还没做，她就得了这只表。

我只要一块表……她撑着篙，在湖上放鸭子，心里热乎乎地想。太阳很毒，湖面上蒸着热气。强光晃得睁不开眼睛。她戴着草帽，手臂却遮不住，很快就晒红了。有心唱两句黄梅戏，又倦倦地张不开嘴。小船也晒昏了似的，晃呀晃呀，晃出的花花的一片幻想。鸭子是为哥哥放的。她最喜欢哥哥了，非要为他看一群鸭子。秋凉时喂肥了，能换回一只上海表，把嫂子娶过来。我将来定亲的时候，也要一只表，只要一只表……她懒懒地想着。鸭子在船头前漂游，挨挨挤挤地骚动，恍惚间看上一眼，以为是湖水沸了。过了没几天，湖水真的沸了，冲垮了围埂，刮光了晚稻田，泡塌了家里的三间泥草房。几十只鸭子也被浪头卷跑了，连同她的隐秘的梦。

要不然，妈妈能放她到北京来吗？她能住进这么高大的楼房这么排场的房间吗？

“三室一厅。有一间单给阿姨住！人也排场，男的经常跑外地，陪外国人。女的在卖外国饭的饭馆工作。只有一个女孩儿，半周多，叫菲菲。这些我都没敢当着小芳

说，先得帮她把主家定下来。要不这一比……”

不用比，她就心满意足了。看一个孩子，料理三口人的家务，她做得来。她在家里烧七口人的饭。她带大了两个弟弟一个妹妹。

“见了菲菲妈叫大姐，男的叫大哥。叫过大哥大姐，你就去抱菲菲。别东问西问的。这不是在自己家里了，性情得改改。人家问话你再答，答话时眼睛看着大姐，大哥问话也看着大姐答。脸上带着点儿笑，可也别笑大了……”

霞妹子笑了。小芳的床上挂着一面镜子，她偷偷照了照。不行，看不清。这间小厨房太破陋了，还不如她们家乡的住房呢。又矮又窄又黑。灯也是昏沉沉的，还不如窗口射进来的月光呢。镜子里只露出一口细白整齐的小牙。她的笑容很美，有一种水乡的甜软娇媚的韵味。她知道自己笑得很美，只可惜今天下午没有笑好。都赖舅妈。本来上楼时还哼着歌儿，忽然听舅妈又唠唠叨叨关照起来，浑身渐渐地发紧了。进门前试着笑笑，脸颊被冷风吹了似的又涩又僵。她当时的笑容一定难看极了！

当然，也因为这只表。从天上一下子掉下来，她浑身的血都快凝住了。

“以后你就戴这块表吧。”

“啊？”

“要按时给菲菲喂奶喂水，把屎把尿。你不是上过几年学吗？我给你一张时间表。”

菲菲妈拎着表，手势唱戏的一样好看。表链微微弹动

着，如同金黄色的花蔓儿。她抱着菲菲连连后退，被吸引得连连后退。她惶惶地寻找着舅妈的目光。舅妈的眼睛里也有两颗亮晶晶的小圆点儿。

“她大姐，你把这么贵宝的东西借给霞妹子，万一……”

“谁说借了？我可不那么小家子气。送给她。”

“哟，那可不敢，这孩子一天事还没做……”

“得了，别来假招子了！怎么，还要我给你戴上？”

“可别！唉，霞妹子，大姐既然这么诚心实意的，你就接下吧。傻孩子，还不谢谢大姐？高兴糊涂啦？”

“谢谢大姐。”

“光嘴上说还不行，从明天起就好好地做。大姐说什么是什么，听见了吗？”

“听见了。”

“她大姐，你还有什么要吩咐的？”

“没了。我是个痛快人儿，不喜欢罗嗦。就这样，头一个月试用，二十五块钱，以后适当增加。不过不一定有准数。现在都讲究奖金分等，浮动工资。也有的经理试行塞红包了。”

她没有完全听明白，却没敢多问。有一点是清楚的：每月最少二十五块。把舅妈送上汽车，想了想，又回到楼里，壮起胆子自己坐了回电梯。她趴在八楼走廊的窗上往下看。菲菲，站在云头上了，成了仙女了！她最爱听仙女的故事，看仙女的戏。唱两句《天仙配》。女伴们看见七

仙女跟着董永回家，都高兴得拍手。她却为七仙女委屈，天上的日子那么快活，为什么要下凡种田呢？戏是假的。我想通了。这时她却不知是真是假了。下面的房屋、车辆和行人不象是真的。她自己也不象是真的。身上麻酥酥的不能动，心魂仿佛飞离了身体，丝丝缕缕地散飘，被风扯碎的烟云似的。有风了，却不很大，似温似凉流进了小厨房。风里有星星点点的柳絮。又象是日光送进来的，鸭绒般悬浮着。忽然又向上升去了。她应该早一点去，绝不能迟到，可以先在走廊里等着。

“几点？”小芳问。

“八点以前。”

小芳不解地看着霞妹子。

“噢，现在呀，八点十七分。”

“也许你这表根本不准，走快了。”

“也许……”

霞妹子不愿争辩。人在幸福中往往是宽容的。她又有些不敢正视小芳，占了她什么便宜似的。这个主家条件太差了。舅妈悄悄叮嘱她，“你别应，就让小芳去。”小芳还真的来了。煤气灶，水池子，锅碗瓢盆，墙角还把一株大枣树干砌进来了。半夜一睁眼，多害怕？树上会不会爬出蚂蚁和长虫来？这还是小事，后窗里面那间正屋里，又坐着那样可怕的主人……呀，秀子别是碰上坏人了吧？

“她会不会碰上……熟人了？”

小芳埋怨玉华：“也怪你，让她一个人留在北京站。”

你们怎么不一块儿到姓卢的家看看？”

玉华说：“她不去，嫌给的钱少嘛。”

“钱多钱少，去了两边商量。秀子比你敢开口，就算还是让你做，没准也能多给你争两块。”

玉华摇摇头：“一块去，让人家挑，我也不愿意。叫什么呢？好象咱们都是便宜货。”

“本来就是便宜货嘛。想出来当阿姨，还能顾那么多？脸上就得涂层蜡。”

“那也不一定。这是两厢情愿的事儿。咱们有求于他们，他们也有求于咱们。”

“得了，知道你是高中生。说得再好也是伺候人。你别是怕人家挑上秀子吧？”

玉华委屈了，便没有回答，低头用鞋尖承接一束光影。只在心里暗暗申辩：就是高中生嘛。你还不知道主家是什么人呢！别说秀子，就算你去了，卢大哥也未必能看上。

那是一栋简易楼。楼道里满是木柜纸箱和温乎乎的怪味儿。房间又憋闷又拥挤又零乱。从楼门口走到房门口，她的心情就一层层阴暗了。及至看到一位表情严冷的男人，和一个穿戴绝不象大城市独生子女的小男孩，她的心理已经清楚地写出了一个“不”字。不，这不是请阿姨的人家。这不是她心目中的北京。二十块钱？三十块她也不做。她好不容易摆脱了烦恼，难道是为了寻找窒息的？

“你大概也看得出来，我的居住条件很差。”

“听说了。”但绝不知道差到这个地步！

“听什么人说的呢？阿姨帮里的马泊六吗？大概不是。她们只会把找阿姨的人家说得天花乱坠。迎合初来乍到者对北京的想象。”

她似懂非懂。她是听一位素不相识的同乡姑娘说的。那姑娘正在排队进站，便让秀子缠上了。

“知道哪儿有找阿姨的人吗？”

“……有倒有一家，可只肯出二十块钱。”

“二十块？”

“就这，还挑呢？”

“挑什么？长相？”

“鬼知道！我原来还想找一家再干半年，再回家，到他那儿没说几句话，他倒摇头了。”

“秀子，要不你先去看看？”

“不去！二十块？打发讨饭的哪！”

“也别光看钱……”

“要不你试试吧，不行再调。先找个睡觉的地方。我一时找不到好主家，晚上就到你那儿挤挤。”

她考虑了一会儿，觉得也有道理。便去了。一连在车站蹲了五天，浑身的骨节都散了似地酸疼。早想躺在床上睡一觉了。可是，这怎么睡呢，一间不大的房，几个书橱，一张写字台，一张双人床，便占了多一半。墙根倒是还有个铺板床，上面堆着洗漱用具和几摞报纸。

“望而生畏吧？本来我可以给你描绘一个好的前景：

教育局准备大兴土木了。我希望能分到一套二居室的房间。但那是驴年马月的事情，我不想自欺欺人。”

她不能在这家做。只觉得站起就走有些失礼。总应该敷衍几句。

“大姐上班去了？”

“她在南口农场工作，路远，一周回来一次。”

那她更不能做了。

“孩子为什么不交给妈妈带？”

“……她文化水平低，农场的托儿所又不重视学前教育。”

她看了看那孩子，不过三岁左右的样子。跟这样一个父亲生活大概要受苦的。“你叫什么名字呀？”

“芦苇！”

“噢，真好听。是湖边上那种芦苇的苇，不是伟大的伟，对不对？”

做父亲的先点了头，还用一种很怪的目光盯了她一会儿。“你……什么文化程度？”

“高中。”

“哦……芦苇，来给阿姨念念字块。”

字块是用台历背面写成的。端端正正的毛笔字。卢大哥象理扑克牌似地捻开，眼镜片上映出了扇面型的一排黑点儿。“这念什么？”表情严肃得象一本书。

“潜。”芦苇不安地扭动身体，眼珠儿乱转。不过这孩子倒真聪明，都是些较难的字，并非“大小牛马”之

类，竟都念对了。“掘！”“愚！”“寄！”“豫！”……忽然调皮了，看着她，扮个鬼脸，高声喊错了一个字：“想！遐想的想！”

“对。”卢大哥却点点头。也看着她：“让阿姨说说，卢苇念得对吗？”

“苇苇，这是遐字，遐想的遐，你记错了……”

“唔……你确实上过学？”

“高中毕业。”她又重复了一遍。

“好极了。那么，如果我说希望你留下……”

“我没有带过孩子。”她婉言推托。这是事实。不过，到北京当阿姨的小姑娘都不会承认这个事实。

“不用你带。这是说，不用你负责他的衣食住行。卢苇上幼儿园，你早晨送，晚上接，主要的工作是晚上对他做一些文化辅导。怎么样？”

“就为这个请阿姨？”

“这就很重要。我是中学教员，业余时间也很紧张。而现在的孩子从生下那天开始就得加入一种竞争的链条中。家庭教育这一环绝不能忽视。”

这倒是很轻松的。她可以有很多属于自己的时间，不过……

“你只做自己的饭就行了。我一般都在学校里吃。夜里……也可以让卢苇跟我睡。”

“不过，怎么睡呢？”

“哦，可以利用这几个书橱，把房间一分为二。”卢

大哥显得有些窘迫了，“当然，这得征得你的同意……喜欢读书吗？你可以随便看。我有个怪癖，爱买书，不过很多没时间看。这孩子，唉……”

她看了看那几个书橱，四个，里面排得满满的。她的心动了。

秀子绝不会动心的。真要一起去了，也许还会拉着她不允许她做。除非卢大哥说让她卖书，补足每月三十块钱。

“我就一条，钱多做，钱少不做！”

车站上的同乡人经常给她们介绍经验。

“夜里带孩子睡能多挣两三块。”

“行啊，我带！”

“有些人家给钱倒痛快。可是，在那种人家，你说话不当草。”

“干活挣钱，说话干什么？他们要是愿意，我能装哑巴。”

“还有一种陪床的，去医院伺候病人……”

“行啊行啊，我都干。你就说哪家现在要人吧！”

人家哑口无言了。也许，决定离开北京回家乡，自己就有什么难言的苦衷。转来转去打听了五天，才听说了一个姓卢的。“干干看吧。”她帮助卢大哥搬书，挪书柜，再摆书。一间房隔成了两间。她的铺板床靠近房门。门很薄，还关不严，楼道里嘈杂的声音都从门缝里漏进来。她倒放了心。毕竟还是在北京城里。出了楼门就是北京。白天，就是她的北京。

“第一次来北京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为什么要出来当阿姨呢？”

“这还用说？”她用反问做回答，说过，又有些后悔，卢大哥会把她看做秀子那样的人了。

“是啊，据说你们家乡去年闹水灾了。”

“……对。”

不对。她不是被大水赶出来的。不是为了节约些救济粮，给家里挣些盖房种田的本钱。爸爸和弟弟开着一条水泥船，渡人，运货，发大水收入更多。水刚刚退下去，三间砖瓦房就在村中心的高岗上盖起来了。比大水冲垮的三间更高大，更敞亮。不过，她还是觉得不够高大敞亮。春雨腻腻地飘了几夭，忽然莫名地烦躁了。象有一层塑料薄膜披在身上。村里的孩子在围埂上放风筝。云很低，飞了起来，风车般旋转了一会儿，一头扎在泥浆里了。她在天安门广场看人们放风筝，看了很久。一根根细线长长地放出去，放出去，渐渐闪光了，渐渐消失了。和闪光的天空融到了一起。顺着消失的方向再看上去，会发现一只鹞子，一对雨燕，一条天龙似的大蜈蚣，它们傲慢地盘旋着，俯瞰着她从电影和书册上看到的一切。长城，香山，颐和园……能看到美术馆的画展吗？还有天文馆中的日月星辰，故宫里的绿瓦朱栏……还有她心目中的，她身在其中的，迷离而美妙的一切。风筝越升越高，分不清是哪条线牵引的了。她靠在床栏上，半闭上眼睛。她觉得每一根